

为粗鲁、八卦和势利辩护



恶习的美德

The Virtues of Our Vices

A modest defense of gossip, rudeness, and other bad habits

[美] 埃姆里斯·韦斯科特 (Emrys Westacott) 著 柯珍妮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恶习的美德

[美]埃姆里斯·韦斯科特（Emrys Westacott） 著

柯珍妮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恶习的美德 / (美) 埃姆里斯·韦斯科特 (E. Westacott) 著; 柯珍妮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4. 6

书名原文: The Virtues of Our Vices

ISBN 978-7-5100-7888-0

I. ①恶… II. ①韦… ②柯… III. ①社会公德—道德社会学—伦理学
IV. ①B82-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100782 号

The Virtues of Our Vices By Emrys Westacott

Copyright © 2012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1 William Street,

Princeton, New Jersey 08540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恶习的美德

著 者: [美] 埃姆里斯·韦斯科特 (Emrys Westacott)

译 者: 柯珍妮

责任编辑: 黄秀丽 于 彬

封面设计: 汪要军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 01-2013-3683

ISBN 978-7-5100-7888-0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引言

最近你听到的关于一个你们共同朋友的闲话，你是否应该跟你朋友八卦一下？直接叫别人的名字而不带称谓会不会显得很粗鲁？当别人开了个恶心的玩笑而我还真笑了，这说明了有什么问题？觉得《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读者比《国家询问者》（*National Enquirer*）的读者更明智，会不会被认为太势利？虽然我依然尊重你，但我可以说你相信的那一套很愚蠢吗？

这些问题看上去都无关紧要，但是它们充斥着我们的日常伦理生活。关于应用伦理学方面的书，尤其是大学教科书，总是只讨论大问题——堕胎、死刑、安乐死、平权行动、核威慑、外来移民、世界性的贫困，等等。不可否认，这些话题的确重要。它们是全民议论的焦点，关系到的风险和利益也很大，因此它们获得了哲学家们的更多关注。但是这些小的伦理问题时刻影响着我們进行道德反省和做决策。总之，很少有人真正处于被判处死刑或者死缓这种境地，但是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处理上述那些“小问题”。

这本书包括了针对五个日常伦理问题的研究：粗鲁、八卦、势利、幽默和尊重。每一篇文章都自成一体，我用通常的哲学方法，并且重复这些连锁性的主题，以使它们串成一线。显然，这一主题涵盖的数量可能远不止这些。但我只选择了这五个主题，是因为我发现它们在本质上很有趣，

也因为我希望我讲的这些对别人是有意义的。

有些人可能认为八卦、粗鲁或者势利都是微不足道的事儿，不值得成为哲学反思的主题。哲学家们难道不应该思考更高级的大问题，比如定义“存在”的本质或者阐述公正的基本原则？这种偏见通常建立在对“哲学”的狭隘定义以及对伦理学的缺乏想象力的无趣观点之上。有太多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小问题”更值得哲学家们关注。

首先，很显然，这几个主题关注的事对我们日常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比如，你觉得同事对你不太礼貌——或者更坏，你对别人不太礼貌，这些都对你的情绪、你的人际关系有很大影响，甚至影响你对所处的工作环境看法。有时候灰暗的心情会持续很长时间，使你做别的事情也受其影响，即使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终发现“存在之本质”也不能让你开心起来。

其次，针对日常小事的思考及行动是我们真实道德价值观和品德最重要的指示器，对于我们自身和他人都是如此。毋庸置疑，相比很多纯假设的场景，比如想象怎样处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和救生船、恐怖分子、临终遗言，或者逃亡列车有关的情景，这些小的道德思考显得更重要。用特殊情景进行思维实验是伦理学家阐明问题的标准方法，毫无疑问它们是可行的方法。但是，其一大缺陷是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它们将抽象的道义以鲜明尖刻的方式凸现出来，却忽略了真实生活中做决策时的复杂情况。日常的道德生活有多么复杂，有多少因素和变量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这些问题经常出现。考虑到这种复杂性，能尽量圆满地处理日常遇见的道德问题的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

再次，反思每天的伦理问题通常也能增强我们的洞察力，可以对社会特质、社会趋势、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假设、我们所珍视的理想，以及我们可能做出的矛盾的承诺等有更深刻的认识。将哲学应用到日常生活会为我们文化现象的思考上打开不同寻常的珍贵窗户。这是哲学以思考的方式来履行其黑格尔式的功能，以解释当代社会。作为一种文化，这也能使我们变得更有“自我意识”，更有自知之明。

五篇论文或多或少有些共同点：每一篇都是对我们常识的挑战。在我看来，在日常道德问题上被认为是常识的东西通常都让人疑惑，被过分简化，或者轻率地被狭义化和常规化。我们都希望事件简单而明确——实际上他们通常都不是这么简单，因此我们通常都更愿意去相信普遍原则、无条件的规则和集体判断。我们不假思索地重复这些规则，不管它们有多荒谬。“如果关于某人你不能说出些好听的东西，那就啥也别提。”（所以不要将纵火犯报告给警察。）“不要做让你母亲感到丢脸的事儿。”（即使你觉得的“羞耻”的是你母亲清教徒似的神经质反应。）“别人对你做了什么，你就对别人怎样做。”（所以说如果你很享受被别人窥探，那你去打听别人隐私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集体训诫是最常见的：永远不要在背后讨论别人；永远不要嘲笑别人的不幸；永远不要对逝者讲不敬重的话；永远不要撒谎。严格遵守这些生活原则当然会让我们的道德生活在某些方面变得更简单，但是这些观点并未顾及个人偏好，而实际情况通常要求我们做出敏感的，且有差异性的反应，而不是盲从普遍规则。实用性道德智慧讲求复杂性识别，而不是将粗糙的训诫喷涂于每个人的意识中。大多数人在生活中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即便他们仍然以抽象的方式敷衍这些规则。

我承认在这些研究中，有时我也会将某个传统的、普遍认可的道德原则视为理所当然。例如在关于“八卦”的论文中，我毫不犹豫地假设恶意制造他人的谎言是不对的。但是我相信，这种假设方法本身就值得讨论，原因有如下两点：第一，在我看来，道德教条被认为很容易维护，因为其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福祉；第二，探索这类问题时，一些稳定的研究框架是必要的。我不会宣称所有的假设都不能被挑战。但是我的目的不是去彻底反思我们的道德，而更多的是探究道德结论相互间不一致的地方，或者探究与其他我们认可的价值观不那么融洽的领域，并且在放开道德约束方面提出一些方法建议，以使我们呼吸更加畅快。

有时候语言本身就阻碍了我们做更精微的探索，这也是哲学分析有所作为的地方。词汇像是标签：它们在“告知”上是有用的，是有所助益的“速记”；但是通常来讲我们都草率地用词汇给事物贴上判断标签，而认为不再需要更多分析。我们管某人叫“势利眼”或者我们说某个笑话“很恶心”，这种贴标签的行为鼓励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真正理解了事物。我们也用这种方式“解决”了问题，不管我们讨论的事物是不是真的不像样。在通常情况下，“八卦”或“势利”等词汇是毫无疑问的贬义词：当我们使用这些词汇来描述某种行为和态度时，一定是传递着否定态度的。这就使对这些概念的更准确、更具分析性的理解变得更加困难，对这些词汇所描述的行为抱有更开放的评价也变得不那么容易。某些情况中，词语的“批判”属性会阻碍我们看到所描述行为的积极面。

有时哲学分析会试图“去标签化”，以近距离检查我们所讨论的事

物，而不让标签决定我们会发现什么。这样，我们会更接受一个更具识别性的系统，也就是能够区别不同种类的“失礼”，或者找到“粗鲁”的可接受形式和不可接受形式。哲学分析也参与标签本身的研究，在有些论文中，我试图为其中的关键概念构建一个更精确的定义。我相信这种工作是有价值的，即使一个完全满意的定义最终可能是难以理解的。哲学定义与我们通常在词典里找到的定义大不相同。词典告诉我们如何使用一个词；但是哲学定义试图确定一个概念的边界，指出其包括和不包括的东西。当然，道德概念的边界可能不像数学概念那么清晰明确。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不应该寻找研究主题范围之外的精确度。尽管如此，尽可能地精确定义也是富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严格审查是必要的，会使我们对语言、价值观、历史、文化和理念方面得出令人出乎意料的见解。

我采用的都是基本哲学分析法。其主要目标是阐明关键概念的属性和意义、清晰地表达意见、评估道德立场，并得出特定结论。这些方法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们是标准规范，可以用来评价人们的所思所说所做，意在让我们超越粗糙的关于日常道德论说的假设，并且为我们通常认为的道德错误——可能有时是可接受的甚至值得称赞的——腾出空间。

这本书涉及的许多话题被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或文化批评家关注和研究着。这些研究非常有趣，也促进了我的思考。但是，我希望哲学角度能够向更多实证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补充，因为它密切关注术语的含义，有着为明确的价值判断做解释和辩护时所需要的逻辑参数。

规范伦理学对人及其行为提供了道德判断；它们乐于断言事物的好坏

曲直、合格或者不合格等。一些读者可能会自发地怀疑这种行为，为了解释为什么我不支持他们，我总结了一下我的哲学见解，可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哲学，包括规范伦理学，不是科学，甚至连社会科学都不是，但其学术主张仍然能够根据合理性标准来判断。它们通常得不到确证，但是对这种不确定性不满并非理智，是认为哲学应当只处理“先验知识”，只处理必然的、普遍的真实“命题”这种观点的残留。不管结论是可能的、貌似可信的、有用的或者有深刻见解的，都值得去探寻，通常这些就是我们想要的最佳答案。

伦理学中的合理性，也和科学中的合理性一样，根本上都是连贯性的问题。一个特定的主张多大程度上符合我们所有的信念、实践和承诺？从这个观点来讲，描述性伦理主张与规范性伦理主张的区别——在有些语境中很有用而且很重要的所谓“事实—价值差距”——不应该被看得那么绝对。当科学符合我们关于自然的一些信念时，或者换句话说，当从我们的信念出发，科学主张是合理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后者是“真实”的。我们判断道德主张也用同样的方式。在当代，主张地球是平的、拥护奴隶制的人都被同样的方式驳倒，因为他们的观点与其他广为接受的（或者我们认为其应当被广泛接受的）信念构架格格不入。

在我看来，道德不是特殊的非自然领域。它是人类创造的产物，尽管近期许多关于进化伦理学的研究认为它很可能是人类进化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道德体系不会由脑中的特殊设想而被有意识地设计出来；它们自然萌发，那些能够促进当时社会繁荣的道德体系会被选用。自有记载的历

史以来，诸如摩西、佛陀、苏格拉底、耶稣和穆罕默德等道德革命家或多或少试图有意识地建立新的道德体系。他们怀揣某种目的，大多数情况下将他们提出的道德规范视为神旨的反映。这种“神圣许可”证明了“视规则为客观正确”是合理的。同样，它也为人们提供了遵循的动机。

启蒙运动让我们的道德观世俗化，它将道德原则视为理性命令而非神圣戒律，借由这种方式，力图维护道德原则的客观地位和约束力。18世纪，文化世俗化飞速发展，这让理性相对论的观点和更灵活的道德概念成为可能。当然，也有许多宗教信仰者依然认为他们所钟情的道德戒律代表着神的旨意。他们当中更传统的人认为我们有责任让社会反映一些神圣命定的理想。但是彻底的世俗方法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道德是一个工具。它包含着一整套价值观、信仰、原则、实践和理念，我们用这些价值观和理念推进实现某种个人和社会的目标。自然而然，人们可以不赞同实现这些目标，有时候他们的确不赞同。法西斯主义者牺牲个人权利以实现某种政治形态；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政治形态是用来保障基本个人权利的。一些人倡导非暴力与手足之爱；另一些人则重视顽强的个人主义和拓荒精神。但是只要有共同的基础，就有理性讨论的空间，长远看来，我们可以抱有这种希望：人们的基本价值观都将趋同。

我们不能向那些怀有不同设想的人展示我们基本的价值观或终极理想的正确性。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地向他们阐述清楚，提供我们认为的好的社会 and 生活方式的有吸引力的愿景描绘，并与其他可能的设想作比较。这种情况在科学知识领域并不会真正有所不同。对于那些彻底的创始论者——坚信只有符合《圣经》字面解释的东西才是正确的，达尔文主义的

信奉者不能向他们证明进化论。后者能做的是将他们认为的当成是采取进化观点后的合理结果。比如可以满意地解释多种多样的现象；很好地观察未来；有助于农业、医药、环境科学方面的创新。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能够对那些反对科学的人称为“不理性的”，而将反对现代自由主义的人称为“不道德的”。但是这些标签并不是讨论，它们仅标示出在共享的设想之上，应该进行辩论的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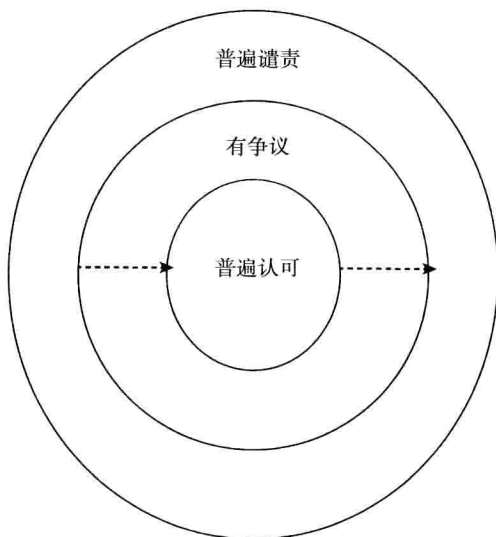
规范伦理学的视角——这些论文的基础——具有普遍和广泛的功利性。我相信我们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这样一个世界：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苦难。在那里，绝大多数人过着有趣的、充实的生活；基本权利有保障；人人享有平等机会实现自己所选择的目标；有充足的闲暇时光，享受多姿多彩的娱乐生活，以及享受身处有活力的文化和支持性的团体中的幸福感。对那些怀有这种理想的人来说，道德议题通常都会都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采取一系列行动、采纳一个公共政策、成为某种人、培养某种态度诸如此类，来帮助或阻碍这个目标实现。

从这种实用观点出发，我的分析会让我们从通常认为的道德缺失行为里看到一些未被意识到的优点和益处。一些益处可能是及时性的，只针对当事人：例如八卦，可能对人的健康有益；粗鲁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教育策略。其他益处则是间接的，和全社会相关。黑色幽默（sick humor）可以被视为社会批评的重要的锋利工具；对某些信念采取克制性的尊重，可能是建设理性社会艰难路程上的必要行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很多时候，大多数人认为的个人恶习可能是一个公共美德。

我提供的视角很难被视为“对所有价值观的重新评估”。尽管我的部

分目的确实在于动摇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成见和“传统智慧”。这么做，不仅是希望我们更富有自我批判精神，相反的，也希望我们更宽容——对自己，也对他人。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相比规则和社会角色都相对固定，不受批判质疑的社会，如今这个社会每天的道德生活都更为复杂。

我们可以想象三个同心圆来代表一个社会的道德信念和价值观。最核心的圆圈代表最为广泛接受的信念；最外圈是被大众谴责的领域。例如在当代美国，信仰自由、教育普及以及慷慨或勇气这样的美德就属于核心圈；奴隶制和恃强凌弱就位于最外圈。在古代以色列，核心圈包括一神论、对杀人犯处以死刑，以及慷慨或勇气一类的美德；外圈则包括同性恋、食用猪肉以及恃强凌弱。



图一

中间地带是有道德争议的地方。位于这一领域的信念是捉摸不定的，有一些可以从可接受移向外圈的不可接受，也有的会反方向移动。例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异族通婚就被大大接受而体罚肉刑就越来越多地被谴责。传统社会比较稳定，这个中间地带就相对较窄，穿越这一地带的移动就比较慢，道德争议更少，态度的改变往往要耗上几代人的时间。相比之下，在动态的现代社会，由于诸如技术革新的影响和文化多元性，中间地带已经越来越宽，穿越这一领域的行动也变得出乎意料地迅速。看看一百年来西方社会对性、工作环境、配偶关系或者成人和儿童之间关系的态度的转变吧。

哲学反思和批判是扩大中间地带的力量之一。议题变得有争议，传统的回答不再令人满足时，就能引发这种反思。这种反思也能使议题引起争论。这个过程不是毫无痛苦的。中间地带越宽，态度变化越快，人们对道德问题感到越不确定，也越焦虑。这种焦虑虽然不舒服，但我们应该欢迎它，而不是为此感到遗憾。与这一焦虑感相伴而来的，必然是对传统权威和保守观点的批判，这一批判可以使文化变得更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

身处这个有趣的伦理时代，面对其中的焦虑，通常的反应是明哲保身。其中一个方式是简单地遵循传统习俗，另一个方式是什么也不做——而不是做点什么。还有一种方式是几乎盲目地严格遵从一些普遍原则。然而明哲保身并不总是最令人钦佩的或者有效的做法。说实话，与一个范畴、术语、预期和标准都不断变化的世界进行更加充实而自由的接触，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个人会犯错误。界限可能被跨越，传统可能被挑战，惯

例可能被违反，情感可能被冒犯。但是那些永远不去冒险犯错的人没有资格去批判他人。当我们犯了错误，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个道德被污染的灵魂。有的时候我们感到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一个复杂又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做“道德航行”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应该要求自己严肃思考，在犯错误时有一颗宽容之心。我们也应当记住，生活在这个困惑可能时常发生的时代，我们需要全面思考，并常怀感恩之心。

目录

Contents

引言 / 001

粗鲁的是非真相 / 001

我们爱八卦 / 039

关于势利——优越感有罪吗？ / 081

有些幽默很恶心 / 141

为什么我就得尊重你那愚蠢的观点？ / 195

致谢 / 237

粗鲁的是非真相

粗鲁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常见的道德缺点；不仅如此，通常，人们还认为这个社会粗鲁言行日渐增多。根据2002年美国一项民意调查，几乎80%的调查对象说缺乏尊敬和礼貌应被视为严重的国民性问题，其中的61%相信过去的人们相互间更加尊重彼此。¹当然，这都不是什么新观点了。要是在古代雅典、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格兰，或者19世纪的美国，民意测验专家的报告结果也可能是这样。道德水准的下降（尤其是年轻人的）导致的遗憾（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感到的）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²仅仅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应该对这个观点持怀疑态度。

也有可能正式礼节——着装得体、称呼得当等——社会重要性的下降，被一些人当成礼仪水准下降的证据。然而这种趋势也可以被看作文化观念的转型，是“什么才是礼貌”这种观念的转型。不仅如此，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卡森（John Kasson）提出的，在过去200年里，人们在很多方面都变得更彬彬有礼了。³事实上，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人们努力争取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尊重少数民族、妇女、同性恋者、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长久以来，这些群体遭受着偏见和歧视，考虑到这些明显的进步，上述的民意调查结果就不免令人吃惊了。

因此礼仪水准在下降这种观点确实值得怀疑。认为“粗鲁”很糟糕，

认为粗鲁的增多一定是坏事儿——这是礼仪水准下降的原因，这种假设也同样值得考量。我不愿不假思索地参与到对道德水准下降的悲叹中，我相信我们应该试着更好地理解“粗鲁”的概念以及它存在的社会情境。这一章里，我将为“粗鲁”构建一个哲学定义，并用这个定义发展出一个图式，这个图式能帮助我们区分粗鲁的形式，并评估粗鲁行为可原谅和不可原谅的程度。我的分析揭示出一些预设，这些预设基于我们对于粗鲁的普遍规范性判断之上，并指出这些判断应该在哪些方面接受挑战。尤其是，这些分析揭示了何时、为什么故意粗鲁可能被道德上接受；还提出粗鲁的增多——无论是真的还是仅仅是感知到的——有时可能是文化健康的标志而不是道德水准下降。

粗鲁实例

先回顾一下明显的粗鲁案例。这些案例既是研究数据，也是实际的试金石，我们可以用来检验那些诱惑我们去冒险的笼统表达。

- 未能回礼
- 拒绝握手
- 咒骂他人
- 诋毁他人
- 推开别人
- 打断他人讲话
- 该聆听的时候多嘴